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4

滇 昆明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14卷 滇 昆明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張國生

排版者 北京迅即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中國環球(蛇口)印務有限公司

裝訂者 中國環球(蛇口)印務有限公司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第二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0-0745-4/J·258

(京)新登字〇五六號

國內版定價 二八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世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杜迺松（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李中岳（文物出版社副社長 副總編輯 高級編輯）

李國樑（安徽省博物館研究員）

吳鎮烽（陝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段書安（文物出版社副編審）

俞偉超（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教授）

陶正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

郭素新（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國生（文物出版社副編審）

張長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增祺（雲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顧問

楊 瑾（文物出版社社長 總編輯 編審）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楊錫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趙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副研究員）

熊傳薪（湖南省博物館館長 副研究員）

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凡例

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共十六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青銅器發展面貌。

二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為主，酌收有代表性的傳世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三 本書為《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四卷，選錄滇、昆明青銅器精品。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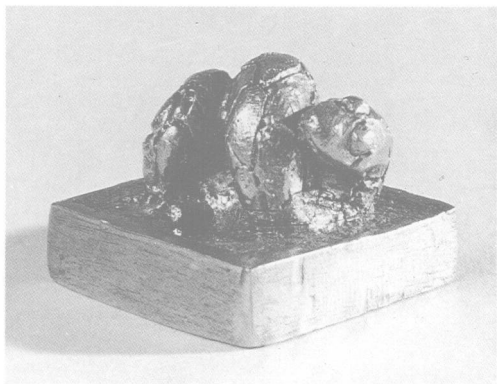
絢麗多彩的滇、昆明青銅文化

張增祺

雲南地處中國西南邊疆，戰國至西漢時期為西南夷地。《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榆，名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長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當時雲南東部以滇池區域為中心為滇人聚居地，西部以洱海區域為中心為昆明人聚居地。滇和昆明是古代西南夷的主要部族，他們都有着悠久的歷史和發達的青銅文化。其青銅器出土地點，主要集中在今雲南省。所謂的雲南青銅器，主要指的是滇和昆明青銅器，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是滇和昆明青銅文化，對滇和昆明鄰近地區的青銅文化，也附帶作些介紹。

滇和昆明的歷史雖久，但真正受到中原王朝的注意，也只是在西漢武帝時。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杖，使問所從來，曰：從身毒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無害。」張騫將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時見蜀布、邛杖的情況上奏漢武帝，并建議由西南經身毒（印度）至大夏，可避免匈奴的干擾。漢武帝採納了張騫的建議，幾次遣使求身毒道，皆因昆明人的阻攔未能成行。也正因為這件事，西漢王朝才知道有關滇和昆明的更多情況。

元鼎五年（前一二二年），漢武帝征服了南越割據政權，兵臨滇之東南部，接着又征服了夜郎和邛都地區，使滇和昆明更加孤立。在這種形勢下，西漢王朝遣使勸說滇王降漢入朝，滇王依仗自己尚有實力，又有昆明人等的支持，沒有把西漢王朝放在眼裏。甚至對漢使者說：「漢孰與我大？」元封二年（前一〇九年），漢武帝「發巴蜀兵」，「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史記·西南夷列傳》）。元封六年（前一〇五年）又



插圖一、二 滇王之印

征服了昆明，西漢王朝開始在雲南設置益州郡，滇和昆明隨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逐漸銷聲匿跡了，惟其豐富多彩的青銅文化流傳至今。

一 滇、昆明及鄰近地區青銅文化的考古發掘

以滇與昆明爲主的雲南青銅文化，一九四九年前從未發掘過。有的地方雖發現過少量青銅器，但不是被隨意丟棄或熔爐改鑄，就是爲古董商倒賣，有的甚至流落國外，被一些著名的博物館收藏^①。因此，有關滇和昆明的情況，只能從《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的一些記載中，得知一二。

有關滇和昆明青銅文化的發掘工作，全都是一九四九年後進行的。從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雲南省博物館先後在晉寧石寨山進行過四次發掘，共清理墓葬五十座，出土青銅器四千八百餘件^②。其中六號墓發現蛇鈕金印一方，篆文「滇王之印」（插圖一、二）。可見這座墓是一代滇王墓葬，石寨山是沉睡了兩千餘年的古滇國墓地。《史記·西南夷列傳》載，漢武帝在滇王降後，曾「賜滇王印，復長其民」。也許，石寨山六號墓出土的這枚金印就是西漢王朝所賜的吧！

一九七二年春，雲南省博物館又發掘了江川李家山墓地。這是繼晉寧石寨山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發掘工作，共清理墓葬二十七座，出土青銅器一千七百餘件^③。一九九一年底至一九九二年上半年，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又對江川李家山青銅時代墓地進行了發掘，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一千一百平方米範圍內清理墓葬五十八座，出土銅、金、鐵、玉等質地器物二千餘件，其中青銅器有許多精品。李家山墓地距石寨山僅五十餘公里，隨葬品也基本相同，說明它們都是戰國至西漢時期滇國的文化遺物。

與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隨葬品相同、時代相近的墓地較多，其中重要的有：呈貢縣天子廟^④、石碑村^⑤，安寧縣太極山^⑥，昆明市上馬村^⑦，曲靖市八塔臺^⑧，東川市普車河^⑨。以上墓地共出土青銅器一千餘件，也都是戰國至西漢時期滇國的文化遺物。

滇西地區，以洱海區域為中心發現過不少昆明青銅器。一九五六年，劍川縣海門口發現一處古文化遺址。該遺址除出土大量石斧、石刀和骨角器外，還有十四件銅器^⑩。經北京鋼鐵學院金相分析，其中銅斧、鐮等九件為含錫量偏低的青銅器。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昆明式青銅器，時代約為公元前十二世紀末。一九六四年，祥雲縣大波那發掘一座木槨銅棺墓，隨葬品中有青銅器九十七件^⑪。一九七五年，楚雄萬家壩發現一處規模更大的昆明墓地，清理墓葬七十九座，出土青銅器一千零二件^⑫。與祥雲大波那和楚雄萬家壩隨葬品相似和時代相近的墓地較多，其中較重要的有祿豐縣黑井、琅井，永勝縣金官龍潭，寧蒗縣大興鎮^⑬，祥雲縣檢村^⑭，劍川縣鰲鳳山^⑮，彌渡縣苴力^⑯，大理市鹿鵝山、金梭島^⑰，德欽縣石底^⑱，昌寧縣大田壩^⑲，雲龍縣坡頭^⑳等地。以上墓地共出土青銅器一千餘件，大都是戰國至西漢時期昆明文化遺物。滇西北地區主要是石棺墓區，青銅器數量較少。一九七七年，德欽縣納古發掘石棺墓二十三座，隨葬品中多帶耳陶罐，青銅器僅十四件，具有明顯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徵^㉑。與此相似的石棺墓地還在德欽縣永芝^㉒、中甸縣尼西、麗江縣馬鞍山等地發現，且都有少量青銅器出土^㉓。

滇南地區青銅時代的遺址和墓地，大都未經過正式發掘，當地的青銅器多是文物普查時徵集的，但都有明確的出土地點。主要分布在文山、廣南、馬關、建水、石屏、紅河、蒙自、雲縣、鳳慶、騰衝等地，總共約二百餘件^㉔。

目前雲南出土青銅器約一萬餘件，絕大部分出自墓葬。從時代上可分為三個時期，公元前十二世紀末為濫觴期，公元前六至三世紀為鼎盛期，公元前一世紀中葉為衰落期。

就現有考古材料，滇與昆明青銅器依其功能大致可分五大類，共八十餘種^㉕。

生產工具有：鋤、鑿、鐮、斧、鋸、鑿、錐、削、刀、針、魚鈎、紡輪和成套紡織工具（包括經軸、布軸、打緯刀、分經杆、幅撐等）。

生活用具具有：壺、洗、碗、盤、杯、勺、豆、盒、案、箸、尊、釜、甗、甑、罐、鏟斗、盃、桶、針筒、線盒、傘、枕、貯貝器、鏡、帶鈎、印章、錢幣及銅棺。

兵器有：劍、矛、斧、戈、啄、鉞、戚、棒、叉、弩機、箭鏃、鏹、劍鞘、箭箝及各種盔

甲（包括頸甲、胸甲、背甲、腿甲、臂甲等）。

樂器有：鼓、鐘、鈴、鑼、直管葫蘆笙、曲管葫蘆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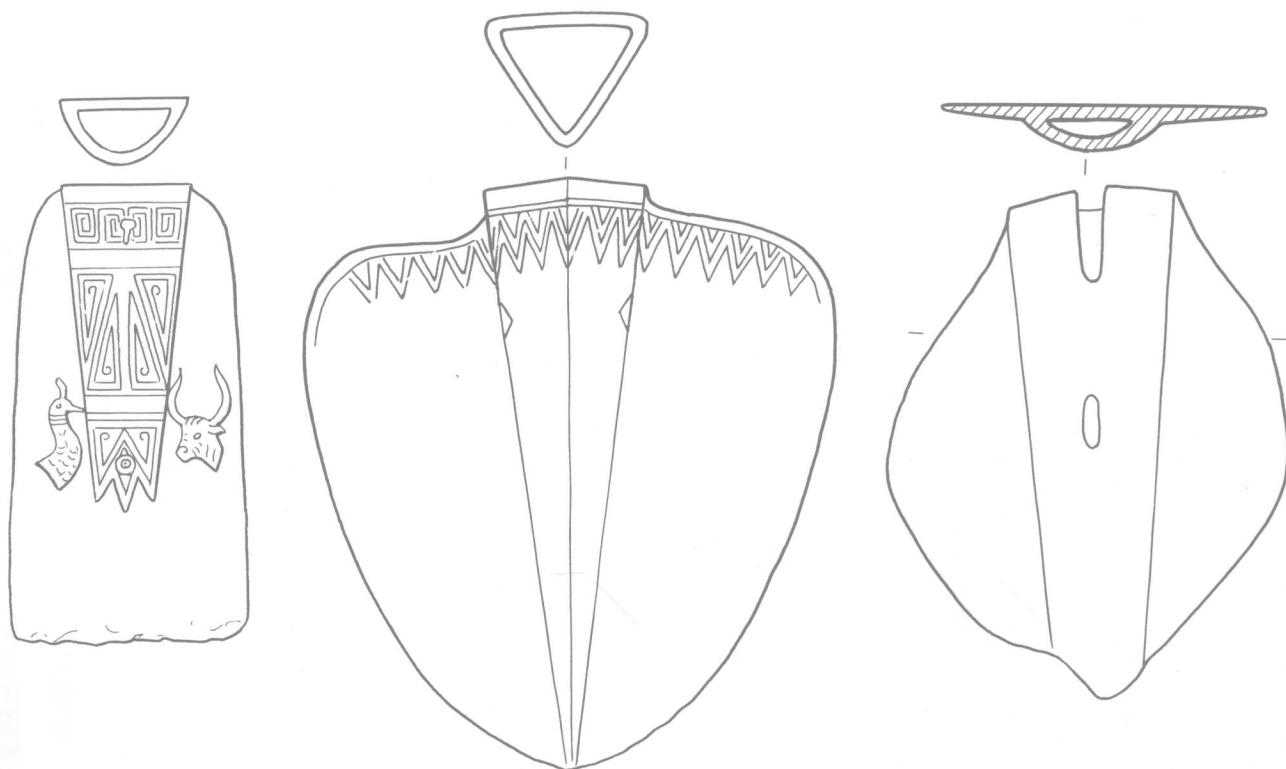
裝飾品有：各種形式的扣飾、杖頭飾、馬飾、浮雕和圓雕裝飾、手鐲、耳環、簪釵和尚未定名者等。

以下，介紹幾種特色鮮明的青銅器。它們不僅在我國青銅文化中獨樹一幟，也可和世界上任何青銅器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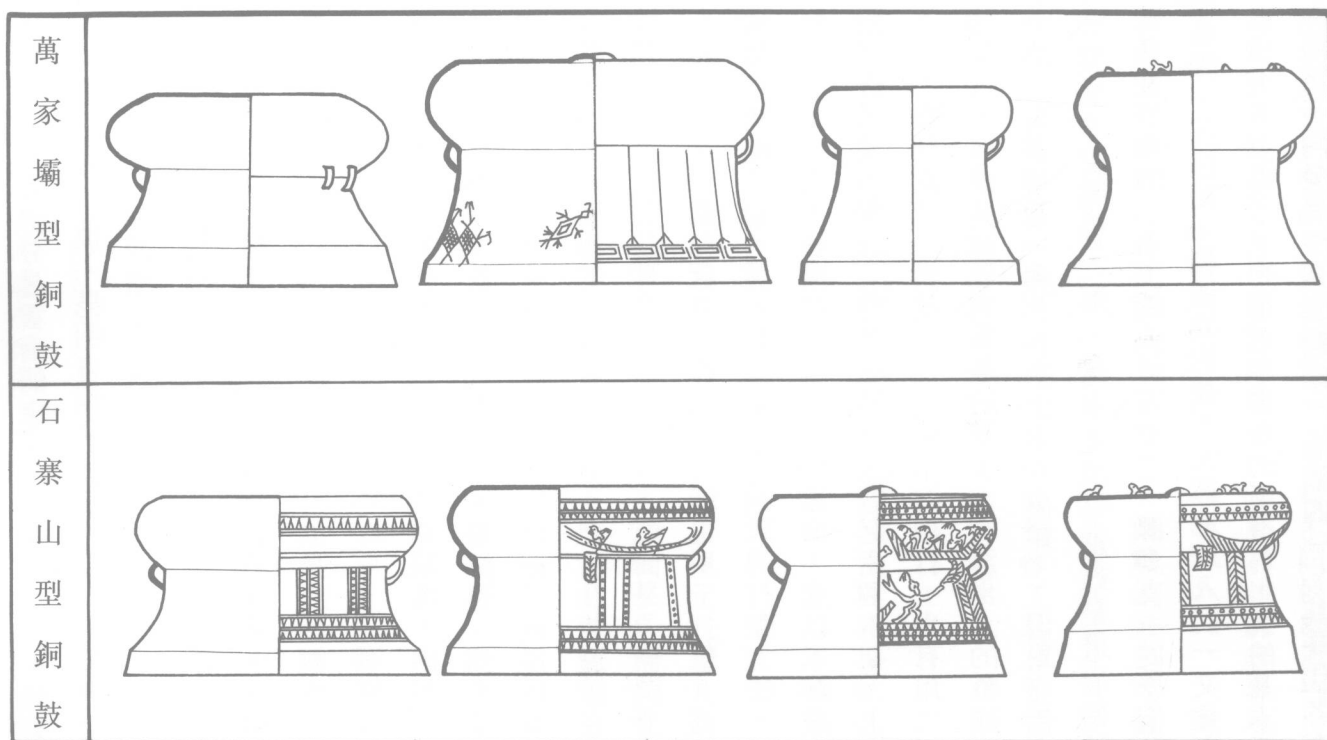
1、貯貝器。貯貝器是滇青銅器中獨有的器物，是專門用來貯放貝幣的容器。有的是特製的筒狀帶蓋器，也有的是擊破鼓面的廢銅鼓改製的（將鼓面去掉，另配一蓋和焊接一底）。無論是哪一種貯貝器，其腰部和蓋上均有生動逼真的人物和動物圖像。就人物活動場面而言，有祭祀、戰爭、納貢、上倉、紡織、放牧、狩獵、舞蹈、飲宴、農作等，幾乎涉及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人物最多的一件有一百二十七人，少的也有數人或十餘人。

2、動物搏鬥紋扣飾。滇青銅器中，有很大一部分為動物搏鬥紋扣飾。背面有一矩形扣，便于懸掛。其畫面或為兩種肉食動物互相搏鬥，或為肉食動物追逐、吞噬草食動物。如晉寧石寨山三號墓出土一件「二虎噬豬」扣飾，二虎與一野猪搏鬥，豬作狂奔狀，一虎猛撲于豬背，口噬其肩部，另一虎伏于豬腹下，咬住野猪的後腿，野猪又反咬虎之尾部。又如石寨山六號墓出土一件「二狼噬鹿」扣飾，二狼合噬一鹿，一狼躍踞鹿背，口噬其耳部，前爪緊抓鹿頭，另一狼前爪抱住鹿的後胯，口噬其腿部；鹿前足彎曲，後足被狼緊抱，張口嘶叫。此外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動物搏鬥紋扣飾中，還有「三獸噬牛」、「二豹噬豬」、「二虎噬牛」、「三狼噬羊」等題材。

3、青銅農具。古代中原地區是很少使用青銅農具的，一種說法是：青銅農具製作不易，如讓每個奴隸都使用，或會有意損壞，或以之作爲武器從而對奴隸主構成威脅。我認爲這樣的解釋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我覺得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很少使用青銅農具的根本原因，是與當地銅、錫資源缺乏有關，因爲僅有的銅、錫大都用于禮、樂器和兵器的製作了。即使是鑄造禮、樂器的金屬材料，也不完全產于中原地區。安陽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器，據中國科技大學自然科



插圖三 滇青銅農具



插圖四 萬家壩型銅鼓與石寨山型銅鼓發展演變圖

學史研究室鉛同位素比值的測定，其原礦產地很大部分是雲南的東川、會澤一帶⁽²⁶⁾。而雲南古代的銅、錫礦藏極其豐富，開採量也很大。因此，滇、昆明青銅文化中不乏青銅農具（插圖三）。

4、仿生式兵器。滇、昆明青銅兵器二十餘種，其中銅戈、矛、劍、鉞、戚、斧等器物雖見于內地，但器形、紋飾差別甚大，很顯然是由當地製作的。另一部分兵器不見于中原和雲南鄰近地區，都是模仿動物的某一部位製作的，我們暫命其為仿生式兵器。如鳥頭形銅啄，整體似一長嘴的鳥頭，其上有兩個對稱的圓圈，似鳥之雙目，刃部既長且尖，刃上端有橫穿之圓鑿，使用時如長嘴啄木。又如鶴嘴形銅斧，整體似曲頸伸嘴之鶴頭，刃部為鶴嘴，兩側各有一圓圈，似鶴之雙目。另外如蛇頭形銅叉、牙刺形銅棒、鳥頭形銅鉞等，構思新穎，作工精美，均達到了藝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高度結合。

5、銅鼓。銅鼓是我國西南地區古代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種打擊樂器。它由互相連鑄在一起的鼓面、胴部（胸部）、腰部、圈足以及胴腰之間的鼓耳等五部分組成。鼓面是一個圓形平展的面，為主要打擊和發音的部位。胴、腰、圈足三部分起共鳴作用，有時也用于打擊，可發出與鼓面不同的音響。鼓耳是為懸掛和搬動方便特設的，其上繫有繩索。銅鼓的打擊方法，據滇國青銅器上的銅鼓演奏圖像看，有的懸于木架，用木錘敲打；有的平置地面，或以木錘敲打，或直接用手拍打。近代雲南佤族等少數民族仍使用銅鼓。他們在地面上豎起兩個木架，上有橫樑，將銅鼓繫于橫樑上，打擊者側立，一手握住銅鼓之圈足，一手執木錘敲打；也有用二人抬一木杠，將銅鼓繫于木杠上，打擊方法如前。目前我國研究銅鼓的學者，均將出土的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昆明及其鄰近地區的銅鼓分為「萬家壩型」和「石寨山型」兩類⁽²⁷⁾，但對它們之間的關係却眾說紛紜。多數學者認為是發展演變關係，即「萬家壩型」銅鼓是最原始的銅鼓，「石寨山型」銅鼓是在其基礎上直接發展來的。由于銅鼓研究中「一源多支」的學術觀點占主導，致使人們把本來是兩種不同系統、各自獨立發展的銅鼓，人為地納入同一文化序列中，而它們之間的許多差異，却被多數研究者忽略了。根據近年發現的新材料，我的基本看法是，「萬家壩型」和「石寨山型」是兩類不同發展序列的銅鼓（插圖四）。其時代各有早

晚（如兩類銅鼓的後期，鼓面上同時出現四組對稱的立體雕鑄物），各有不同的起源物（「萬家壩型」銅鼓起源于炊具銅釜，「石寨山型」銅鼓起源于容器銅桶），以及不同的起源地（前者起源于滇西地區，後者起源于滇池區域）。此外兩類銅鼓的使用民族也有不同（「萬家壩型」銅鼓的主人是古代昆明人，「石寨山型」銅鼓是古代滇人）。總之，兩類銅鼓是平行發展關係（當然不排除它們之間有文化上的交流），而不是一方派生另一方的承襲關係。

滇、昆明青銅文化，以其豐富的內容、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精湛的製作工藝和獨特的民族風格著稱。隨着今後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將會有更多和更精彩的青銅器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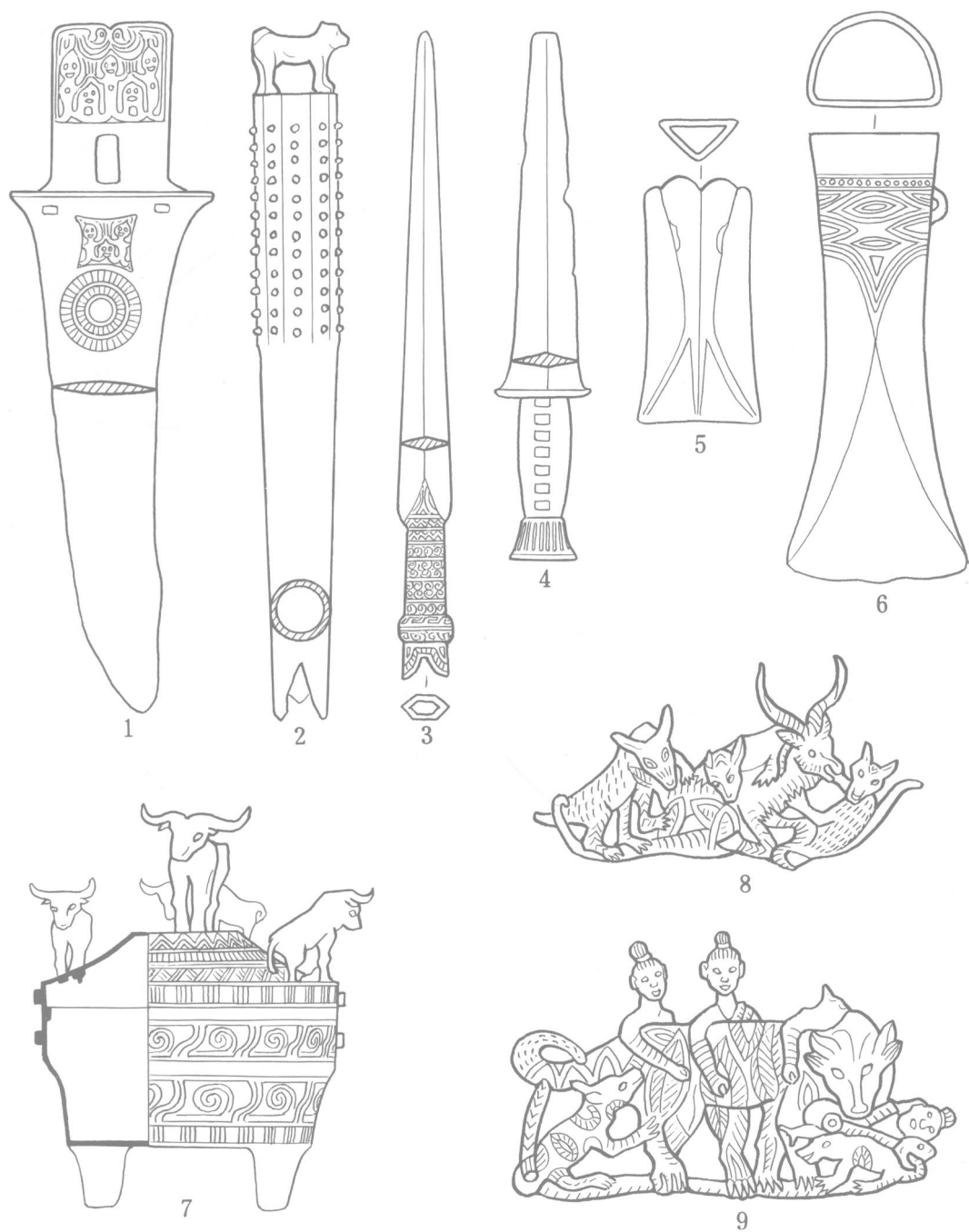
二 滇、昆明及鄰近地區青銅文化的類型與族屬

就現有考古資料，滇、昆明及鄰近地區青銅文化大致分為四種類型^{②⑧}。

滇池區域類型（插圖五）。包括東川以南，陸良以西，安寧以東，新平以北的廣大地區。這一區域的墓葬全部為豎穴土坑，大墓中都有棺槨。除江川李家山二十三號墓為兩女性合葬外，其餘均屬單人葬。隨葬品中青銅器數量多、品類繁，製作工藝亦精，為雲南青銅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滇池區域青銅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有：尖葉形和條形銅鋤、一字形格和無格銅劍、梯形銅斧、寬邊銅鐏、貯貝器和動物紋扣飾等。大墓中除上述青銅器外，另有銅傘、銅枕和銅鼓等大件青銅製品。

滇西地區類型（插圖六）。包括怒江以東，祿豐以西，金沙江以南（部分青銅器亦見于金沙江以北），保山、臨滄以北的廣大地區。這一區域的墓葬絕大部分為豎穴土坑，也有少量為大石墓。兩類墓雖形制不同，但隨葬品相同。滇西地區青銅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有：凹口形銅鋤、螺旋紋柄銅劍、曲刃銅矛、弧肩形銅斧、窄邊銅鐏等。大墓中除上述青銅器外，還有銅棺、銅鐘、銅鼓之類的大型青銅器，但數量較少，紋飾簡單，極少有立體雕鑄圖像。

滇西北類型（插圖七）。主要分布在瀾滄江和金沙江河谷及川西地區，大多為石棺墓單人葬。隨葬品中青銅器數量較少，代表器物有：雙環首和曲柄短劍、弧背銅刀、帶短柄銅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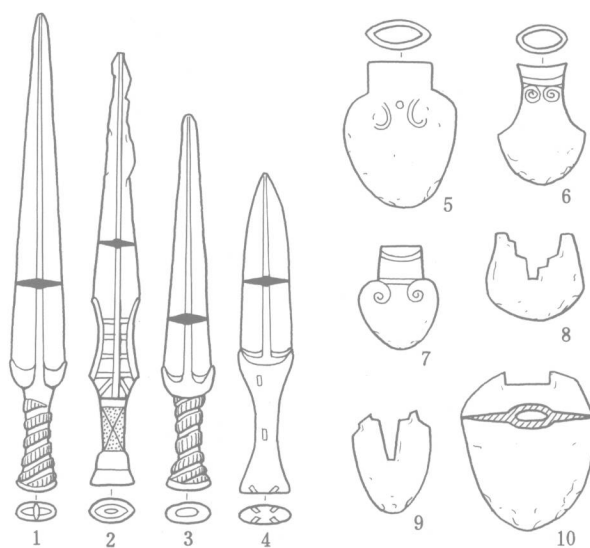


插圖五 滇池區域青銅文化主要器物

1.銅戈 2.銅狼牙棒 3.銅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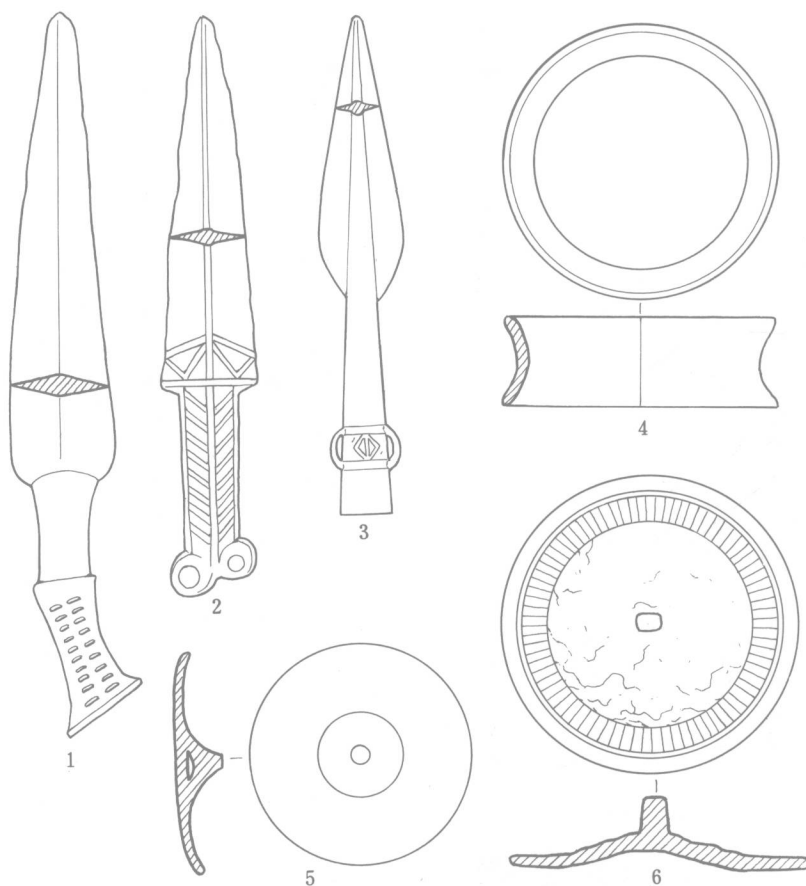
4.銅劍 5.銅鋤 6.銅斧

7.銅線盒 8、9.銅浮雕扣飾



插圖六 滇西青銅文化主要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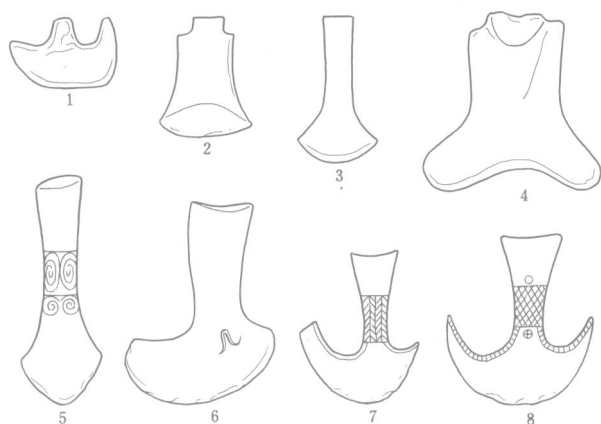
1—4.銅劍 5—7.銅斧 8—10.銅鋤



插圖七 滇西北青銅文化主要器物

1、2.銅劍 3.銅矛 4.銅鐏

5、6.圓形銅扣飾



插圖八 滇南青銅文化主要器物

1—6.銅斧 7—8.銅鉞

具有明顯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徵。

滇南地區類型（插圖八）。包括文山以西，建水、臨滄、保山以南，騰衝、德宏以東地區。這一區域的青銅文化比較複雜，代表性器物中既有當地風格的青銅器，如靴形銅斧、月牙形銅刀、山字形銅鉞等；也有和滇池區域相同的青銅器，如一字形格銅劍、尖葉形銅鋤、梯形銅斧等。

青銅文化的族屬問題。一般說，要比較準確地判斷滇、昆明及其鄰近地區青銅文化的族屬是有一定困難的。因為古代這一地區的民族十分複雜，文獻記載又不詳或不確，出土文物上又無明顯的族屬特徵。為此，我們在研究滇、昆明及其鄰近地區青銅文化的族屬時，採取的是根據出土青銅器的不同文化類型找出基本文化特徵，並與文獻記載相比較的方法。當然，這也難免存在局限性。因為無論古代或近代，在多民族地區，一種文化特徵會出現在幾個地域相近的較小民族中；同樣，幾種文化特徵，又可能集中在人口眾多、分布較廣的一個民族中。但只要我們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質和現象的關係，基本上還是可以搞清滇、昆明及其鄰近地區青銅文化的族屬的。通過研究，初步結論是：滇池區域青銅器的主人——滇人是古代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滇西地區青銅器主要是昆明人創造的；滇西北石棺墓是南遷的北方游牧民族白狼（白蘭，屬古羌人中的一支）人的墓葬；滇南地區青銅文化的創造者也是百越民族，他們和滇池區域屬於百越的滇人雖有關係，但也有差異。滇池區域吸收了更多的外來文化，包括中原地區的漢文化。

（一）滇池區域青銅文化的族屬

滇池區域青銅文化的主人——滇人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②⑨}。主要根據如下：

1、根據文獻記載。《華陽國志·南中志》載：「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同書《蜀志》也說：「（蜀）東接于巴，南接于越。」按古代所說的「南中」，主要是指現在的雲南。當地多夷、越民族，夷是滇西地區的昆明及滇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越即滇池區域和滇南地區的百越民族。

東漢以來，雲南的越人又多以「僚」、「鳩僚」或「鳩民」稱。《後漢書·西南夷傳》

說：「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印綬，後遂殺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按漢代牂牁郡共十七縣，其中十一縣在今雲南東部，當地的「僚」人即越人。又《華陽國志·南中志》說：「建寧郡……談彙縣有濮、僚。」此「僚」人也是百越民族。《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引郭義恭《廣志》說：「僚在牂牁、興古、郁林、蒼梧、交趾……。」進一步證實西南地區的所謂僚人，實際上就是古代越人。

2、根據出土文物。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滇池區域就有百越文化遺物，青銅時代的出土更多。

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鏃。我國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鏃絕大部分分布在長江以南地區，考古界普遍認爲此類石器和古代百越民族有關。滇池區域也發現有肩石斧，多用灰白色砂岩製成，扁平體，肩部爲直角形，刃部呈斜坡狀，通體磨光。與廣西左、右江流域的有肩石斧相似。滇池區域出土有段石鏃更多，一般用黑色的角質岩和砂岩製成，長條形，中段突起一道橫脊，似臺階狀，通體磨光。與我國東南沿海的有段石鏃基本相同。

靴形銅斧。此類器物刃部兩側不對稱，形似近代的切皮刀。靴形銅斧在廣西、湖南、浙江及越南東山文化中都有出土，考古界大多數認爲它是百越文化遺物。晉寧石寨山也有靴形銅斧出土。說明滇池區域的古代民族和古越人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銅鼓。無論銅鼓起源于我國長江以南的什麼地方，最先由哪個民族使用，後來又有哪些民族共同使用，這一系列問題我們均可暫置不論。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百越民族普遍使用銅鼓，銅鼓是百越民族的「重器」，從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中都可以得到證實。據《後漢書·馬援傳》載：「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儘管駱越的確切地點目前尚有爭議，但此銅鼓出自「百越」地區似無疑問。又《後漢書》李賢注引裴淵《廣州記》說：「俚、僚鑄銅鼓，鼓爲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俚、僚均屬越系民族，說見前文。滇池區域共出土銅鼓三十餘具，使用這些銅鼓的民族，當和古越人有關。



插圖九 滇青銅器上的真人形象

銅桶。呈貢天子廟墓地出土銅桶三件，器形大致相同，唯裝飾附件和花紋有別。其中一件製作精美，為雲南青銅文化之精品。圓形蓋，蓋面略鼓起，中央鑄鼓形圓臺，臺上焊接一立牛，形體較大；蓋邊緣焊接四牛，形體較小。蓋側有對稱的貫耳，與桶身口沿之犬形耳相對。桶壁近直，平底，底下焊接三矮足。桶蓋和桶身均鑄有和銅鼓相似的暈圈，蓋部四暈，桶身十二暈，主要有三角齒紋、同心圓紋、弦紋、鳥紋、牛紋及「競渡」紋等。此類銅桶亦見于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越南東山文化中也有出土，可能是古越人特有的文化遺物。

3、根據髮形、服裝。據《史記·陸賈列傳》說：「南越王佗「魃結、箕踞以見陸生」。《索隱》曰：「為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按魃、椎即圓形木錘，用以擊鼓。故《說文》木部云：「椎，所以擊也。」又《隋書·地理志》說：「自嶺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椎髻、箕踞，乃其舊風。」以上記載都說明，古代越人普遍流行椎髻，即將髮總掠于頭頂成髻，似擊鼓之圓形木錘。《史記·西南夷列傳》說：「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魃結（《漢書·西南夷傳》作「椎結」）、耕田，有邑聚。」此知滇池區域的古代民族也流行椎髻，和嶺南地區的越人一樣。從滇池區域青銅圖像上，也可以看出當地民族無論男女、貴賤均以椎髻為其特徵（插圖九）。他們都將髮總掠于頭頂結為一髻，一般男子之髮髻多在其頭頂，婦女則下垂至後頸。有的髮髻上繫一飄帶，以示美觀。

關於百越民族的服裝，古文獻上僅有片段記載。如《太平御覽》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傳》說：「興古郡……皆號鳩民。鳩民咸以三尺布角割作兩檐。」同書卷一百六十七《欽州風俗》說：「又有僚子……椎髻、鑿齒、赤褲、短褐。」根據上述記載，古代越人多穿一件用三尺布幅割作前後兩大塊的無袖或短袖上衣，一般不着褲。滇池區域古代民族的服裝與百越民族相似。從青銅器圖像看，婦女皆服一件寬大對襟的短袖外衣，衣長及膝。着時不繫不扣，使胸前之內衣微露。大多不着褲，皆跣足。男子的服裝與婦女略同，但衣袖更窄且短，腰中多有帶束之。不着褲，有的胯下繫一寬帶，上束至腰際。從服裝上也可說明滇池區域古代民族和越人有一定的淵源關係。